

紅

樓

夢

六一
回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3



文庫 11
D 246
3

柳田泉文庫

紅樓夢卷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

工樓亭 第一回



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已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床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着晨風夕月。堦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

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到這青埂峰下。席地坐談。見著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鑄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

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鑄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著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閑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致。況且

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卽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

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虛逐妄我師意爲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寔錄其事絕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卽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著何人何事看官請聽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閭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爲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爲樂倒是神仙一流

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矇矓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尙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

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畱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爲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尙未耐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爲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

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復還原處。你我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几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千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寔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

痴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爲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著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蹟分明。鐫著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引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著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

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著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
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
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
邨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
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
兩個人必有來歷。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了。這
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

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
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
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
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
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
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
甚新聞麼。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
正是無聊的狠。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
永晝。說著。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
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

隱憐的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卽來奉陪。雨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著。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廳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搯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廳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褻褻。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

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爲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

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

叙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

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著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纜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第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兩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挂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卽能到得。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竝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旣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

謬識矣。當下卽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竝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期兄可卽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兩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竝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兩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兩村帶至都中去。使兩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會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條

找討回

作

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遭疾，日日請醫問卜。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

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憐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蜂起，官兵勦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

有

可巧恰是這意

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托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爲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二三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急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鶉衣。口內念著幾句詞道。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身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

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堆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

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襖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著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幫著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

道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了鬢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抬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鬢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開卷第一回是一段而一段之中又分三小段。自第一句起至提醒閱者之意句止。爲第一段。說親見盛

衰因而作書之意。自看官你道句起。至看官請聽句止。爲第二段。是代石頭說一生親歷境界。實敘其事。並非捏造。以見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之意。故借空空道人抄寫得來。自按那石上書云句起。至末爲第二段。提出真假二字。以甄士隱之夢境出家引起寶玉。以英蓮引起十二金釵。以賈雨村引起全部敘述。石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按周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三萬六千五百一塊。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之數。

情僧者情生也。情僧緣者因情生緣也。風月寶鑑者

卽因色悟空也金陵十二釵情緣之所由生也

石頭記者緣甯榮二府在石頭城內也悼紅軒卽是怡紅院故址當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擊怡紅院之繁華乃十年之後重遊舊地風景宛然而物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山河之感故題其軒曰悼紅以見烏啼花落無非不悼此一把辛酸淚不由人不落也

葫蘆廟有二義葫蘆雖小其中日月甚長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書雖是小說而包羅萬象離合悲歡盛衰善惡有無數感慨勸懲此一義也此書雖是

荒唐卻是實錄其事並非捏飾所謂依樣葫蘆此又一義也故甄士隱必住在廟旁賈雨村必住在廟內或曰尚有一義余問何義答曰葫蘆音同胡盧人生若夢幻境皆虛離合盛衰生老病死不過如泡影電光書雖實錄其事而隱藏真蹟假託姓名演爲小說以供胡盧一笑耳此亦一義也所說亦有意味因附記之

賈雨村口吟玉在櫝中一聯暗伏黛玉寶釵二人跛足道人歌及甄士隱注解是一部紅樓夢影子甄士隱向跛道人說走罷卽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

回寶玉之一走

紅樓夢卷一終

紅樓夢卷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卻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嘆
 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
 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
 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
 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
 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眾人忙問端的原來
 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

家門首看見嬌杏了，頭買緣，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正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撻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兩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

兒下落。卻說嬌杏那丫鬟，便是當年回顧兩村的。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兩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兩村嫡配忽染疾下世，兩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便爲人上人。

原來兩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二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

彈劾也

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卽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兩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卻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爲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更從科甲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卻是書香之族

學族外族也

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于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且說兩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爲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兩村薦進衙門去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

讀了鬢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于哀痛素本性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澹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頽牆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

顛倒印情是

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裡煮飯雨村見了卻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歛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

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我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畱
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
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
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
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
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
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
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
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
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

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
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疎了子興歎
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寧二府也都蕭索了不
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甯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
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
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
前經過街東是甯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
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裡面廳
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
石也都還有蒼蔚溫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

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就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禮別門不知只說這甯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甯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

個甯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甯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氣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甯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

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尙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卽時令長子襲官。外間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

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

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岸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子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

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爲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爲甘露爲和風浴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洋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旣遇旣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亦

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偶生于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加李龜年黃繙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子雨村道正是這意你

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纔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

我心裡自己糊塗，又常對著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最爲要緊。若使要說的時候，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設若說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答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姊妹作什麼，莫不叫姊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煞他回答。

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爲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

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卽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著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

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興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子一個倒不知其好友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公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于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

糸在夢
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著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子興笑道：「說著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門，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爲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

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嬌杏者，微幸也。賈雨村之罷官得館，因館而復得官。

如嬌杏之由婢而妾，由妾而正，皆微幸也。

智通寺者，言惟智者能通此書之義也。

冷子興者，喻寧榮二府極熱鬧後必歸冷落也。

寧榮二府頭緒紛繁，若于後文補敘家世，竟不知該

于何時補敘，勢必冗濶，若不分晰敘明東西兩府，又

牽混不清，妙在借冷子興在村肆中間談敘，及且將

紅樓夢

林甄王史各親戚參差點出既有根蒂又毫無痕迹
真善于點題者

邪正二氣夾雜而生所論最有意思

情癡情種是寶玉黛玉品題

第二回一段之中應分兩小段自起句起至不會上
學句止為一段敘賈雨村得官娶嬌杏及罷官處館
是補敘前事引出林黛玉自雨村間居無聊句起至
末為二段敘甯榮家世寶玉性情趁勢逗出甄寶玉

紅樓夢卷二終

紅樓夢卷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叅
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
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
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
喜忙忙敘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
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
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

內兄賈政
賈母代美妻

紅樓夢

第三回

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托內兄務爲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卽有所費弟于內兄信中注明不勞吾兄多慮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爲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卽弟亦不屑爲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卽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

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兩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姓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兩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兩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題奏之日，謀了一箇復職，不上二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穿吃用

要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箇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著走了一箭之遠，將轉灣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箇

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著轎子，眾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眾小廝，又退了出去。眾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著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著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著各色鸚鵡書眉等雀鳥，台階上坐著幾個穿紅著綠的了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著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著一位

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賈母抱住，攬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眾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又叫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必上學去。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個丫頭，攬著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

疼
宦
愛
也

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尙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慳東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歸了坐位了、鬢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著、搗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眾人見黛玉年兒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弱、不勝衣、卻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

段
兒

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了、鬢擁

著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結著朝陽五鳳，珠釵頂上戴著赤金盤螭，纓絡圍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霞窄袖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骨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開。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眾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

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著，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

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縵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

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著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著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嫗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甥女兒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那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眾小廝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那夫人攜了黛玉坐上，眾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驃，亦出了西角門往

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了鬟迎著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道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著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

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去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嬷嬷用方纜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眾人幾句眼看著車去了方回去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眾嬷嬷引著便往東轉灣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

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著斗
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日月書賜榮國
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
來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
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
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著鑿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煙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
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
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嫗嬈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

炕上鋪著猩紅洋毯正面設著大紅金綫蟒引枕秋香色
金綫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
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插著時鮮花
卉並茗盃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子上都搭著銀
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腳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
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嫗嬈讓黛玉上炕坐
炕沿上卻見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
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
吃了茶打量這些丫鬟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
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紬掐牙背心的一

個了鬢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嫗嫗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而堆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化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方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但

我最不放心的卻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願去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啣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

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探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著忽見一個了鬢來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厦廳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裡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

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箇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了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左右不在這裡吃飯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坐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了鬢執著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

紅樓夢
旁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了鬟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
飯畢各各有了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
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
了這裡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
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
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
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
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
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
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腳步响了鬟進來報道寶玉來

了黛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懋懋人物及至
進來原是一個輕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
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
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緜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
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
曉之花髻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若秋波雖怒時
而似笑卽瞋視而有情頂上金螭纓絡又有一根五色絲
縑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
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向賈母
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卽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

已換了冠服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結成小辮紅絲結束
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
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
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
花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
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稍
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
底細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
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庶務 愚頑怕讀

文章 行爲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

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于國于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袴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

卻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
寶玉早已看見了極娉婷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
女忙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眾不同兩鬢似感
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
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
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

紅樓夢
笑道：「這個姊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著面善，心裡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

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眾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八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攖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你」

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是不
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鬟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
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
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裡
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廚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
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
紗廚外床上狠妥當又何必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
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

個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照鳳命人送了
一頂藕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
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
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嬷嬷又極老料黛玉皆
不遂心將自己身邊兩個丫頭名喚紫鵲鸚哥的與了黛
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
嬷嬷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洒
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嬷嬷與紫鵲等陪侍
黛玉在碧紗廚內寶王之乳母李嬷嬷並大了頭名喚襲
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

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嬪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鶯兒等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鶯兒笑道：「林姑娘在這裡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摔壞了。」

別勿也

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爲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敘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的。雖黛玉不知原委，探春等卻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

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評曰

賈雨村至京得缺到任幾句撇開卽細敘黛玉正文得隨起隨落之法

黛玉開口說病說癩頭和尚說不要見哭聲說不要見外親等語已逗明一生因緣結果

王熙鳳出來另用一副筆墨細細描畫其風流能幹有權陰薄氣象已活跳紙上真是寫生妙手

王夫人對黛玉說寶玉嬌養瘋傻樣子已將日後同黛玉情況隱隱伏出

黛玉初見寶玉便吃一敬想想着像那裡見過寶玉亦如此說宿緣已見鋪敘寶玉裝來面貌更覺動人卻先心中想道不知是怎樣憊賴人物反挑一句文筆曲折生動

西江月一詞罵煞紈袴公子

描寫黛玉形容可憐可愛的是癡情人

寶玉一見黛玉便捧玉哭泣黛玉亦因捧玉夜間淌淚此時之兩淚是一生眼淚根源且伏後來砸玉失玉情事

第三回專寫黛玉形貌神情是此回之主中間帶寫

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是因主及賓故亦寫及裝束儀容又帶出王夫人邢夫人李紈及甯榮二府房屋家人小使丫鬟即點出襲人鸚哥王嫵李嫵等人末後帶起薛寶釵家看他心慌不忙出落次序有極力描寫者有淡描本色者有略言大段者有賓有主有賓中之主賓中之賓筆墨籠罩全部

紅樓夢卷三終

紅樓夢卷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卻說黛玉同姐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姐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為德故生了便不十分認真讀

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罷了記
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卻以紡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
李紈字官燕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
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問不聞惟知侍親教
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于此
自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用慮及
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
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
命彼時雨村卽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
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

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三日
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
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
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
已皆逃走無踪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
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兇犯以扶善良存歿
感激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
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
來拷問只見案傍立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雨
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畱

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卻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裡之事麼？雨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耐不得寺院淒涼景況，遂趁年紀尚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

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

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雨
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
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
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
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雪也不單靠這三家他
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
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
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
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茲這拐賣的人我
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

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
兄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
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
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作妾設誓不近男色也不再
娶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
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誰知
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
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
個稀爛抬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下日子要
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了頭他便如沒事人一般

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之了頭是誰？再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再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卻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但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裡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

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妻子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鬢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性，又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畧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

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了與薛家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跋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這日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兩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人自然姬妾眾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

這正爲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卽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兩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實不忍爲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

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兩村低了頭半日，方說依你怎麼樣呢？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不依，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乩，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只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而死，其禍皆內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畧及等語。小人暗中屬拐

子，令其實招。眾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兩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千有名人犯。兩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兩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兩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

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爲兩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按下兩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鬪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

不過賴祖父舊日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經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膚瑩潤舉止嫺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爲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公主郡主入學陪侍

充爲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都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只爲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買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等竟

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卻視爲兒戲，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偕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偕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廠的，偕們且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

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偕們這回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娘家。況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家兩處，每每帶信，稍書接偕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家未必不苦留我們偕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是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卻知道守着舅舅姨母住着，未免拘繫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爲。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家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卻要厮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

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畧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敘了一番，忽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厮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偕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

所十來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畱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原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卻，方是處當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

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綉，到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畱，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統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

是賈珍、彼乃甯府長孫，又現襲職，几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況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日後何如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黛玉、寶釵是一部之主，寶黛已經會合，第四回必當敘及寶釵，但一住應天，一住都中，如何合併一處，因借人命一案，牽合相聚，即將英蓮帶出，以爲引線，後來許多事件，俱于此回埋根，且將賈王史薛四

家親戚均卽帶叙，省卻後文許多補筆，真是匠心獨苦，亦是天衣無縫。

蓮花命名，大概用青紅香白翠紫綠玉等字，今取英字與人獨異，英者落英也，蓮落則菱生矣。

葫蘆菴小沙彌斷案，說盡仕路趨炎情態，又見赫赫諸大宦，跳不出小小葫蘆。

小沙彌勸結冤案，自己仍被賈雨村尋事充發，不但報應不爽，可爲小人儆戒，且了結此沙彌，以省後來閒筆。

梨花如雪，梨香院正好住薛寶釵。

王子騰若不出京薛蟠一家自應相依王宅不便即住梨香院如此安頓是文章善渡法

薛寶釵是主英蓮是賓卻先敘英蓮後敘寶釵是因賓及主法

篇中說寶釵舉止品度又是一樣已隱隱中賈母之選且為眾人欽服

三四回一大段中又分四小段三回首句起至不在話下句止為一段敘賈雨村送黛玉進京復得官到

任且說黛玉句起至三回末為一段敘黛玉進榮府與諸人相見及初見寶玉情事四回首句起至充發

小沙彌止為一段了結薛蟠命案自且說賈府梨香院緣由

紅樓夢卷四終

第四回

此處因本卷一過錄實地同批只存...

紅樓夢卷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畧已表明
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惜春探春三個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

表明下一本有此回則暫不紅寢笑

第五回

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淡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
小了頭們亦多與寶釵頑笑。如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
之意。寶釵卻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
所稟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
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臥，故畧比別個姊
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
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
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
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
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

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
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甯榮二府眷屬家
宴，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
母命人好生陪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
道：「我們這裡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
交與我就是了。」親向寶玉的奶娘了鬟等道：「嬷嬷姐姐們
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
嫵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
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
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

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他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卽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嫵嫵說道那裡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噯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麼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寶玉道我怎麼沒有見

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眾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便覺得眼錫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這道這裡好這裡好秦氏

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說着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眾奶姆伏侍寶玉臥好了欸欸散去只畱下襲人秋紋晴雯麝月四個丫鬟爲伴秦氏便吩咐小了鬟們好生在簷下看着貓兒打架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打去忽胡思之間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眾兒女

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蹣跚嫋娜與凡人不同有賦爲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盼纖腰之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兮鴨綠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

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爛爍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培玉斲，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道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遺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今知風流冤孽纏綿於此，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你相逢，亦非偶然。此處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

天又有一幅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又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

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警幻便看這司的匾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能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寫着對聯云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爲誰妍

寶玉看了便加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個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只見那邊櫥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卽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爲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

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邊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再看下首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潑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爲下賤
風流靈巧 招人怨 壽夭多因 誹謗生 多情公子

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牀破蓆，也有幾句言詞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箇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
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
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 誰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
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
香櫛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辯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怎及初春景 虎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
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爲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掉陷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詩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闈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

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

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寔在甯

絳珠夢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看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漏天機，便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朱簾繡幙，畫棟雕簷，說不盡的光搖未戶，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芳芬。真個好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跹，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個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

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向眾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甯府經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情怪謔，雖聰明靈慧，畧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得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

紅樓夢
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尙未覺悟故引彼
再到此處令其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
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寶
玉遂不住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
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
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
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
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
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
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

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
姑一名種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
號不一少刻有小鬟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真是瓊漿滿
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此饌之盛寶玉
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
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爲萬艷
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
演何調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

紅樓夢
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湊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

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恨，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疑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卻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

婉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藥中悲襁褓中父母歎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畧。

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涵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

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

奢淫蕩貪歡媾，覷着那侯門豔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歎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愜〕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只韶華打滅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菓。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前生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窻，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德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題綉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

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
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
的根本箕裘頽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甯宿孽總
因情

飛鳥各投林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
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
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
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微倖看破的遁入空
門痴迷的往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

白茫茫大地真千淨

歌畢還又歌副冊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痴兒竟尚
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
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中其間鋪
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
其鮮豔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
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綉
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
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爲解又以情
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卽淫知情更淫

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嚇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幼不知淫爲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爲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爲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誕百口嘲謔萬目睚眦。今旣

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爲我閨閣增光而見棄于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些仙閣幻境之風光尙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荆棘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

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听迷津內响如雷聲，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眾了，慌忙上來攔住，叫寶玉莫怕。我們在這裡，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貓兒狗兒打架，忽聞寶

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得在夢中叫出來？」正在不解，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一回至四回，已將賈王史薛親戚家世大略敘明。黛玉寶釵已與寶玉合併一處，入後應敘細居恆情事。然十二金釵尚未點明，若逐人另敘文章，便平蕪瑣碎。故以畫冊歌曲將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點出。後來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賈氏宗支，可惜冷子興口中細說，所以擬出一夢，在虛無縹緲之境。夢是

幻仙筆亦仙幻

甯府賞梅爲入夢之由梅者媒也蓉者容也秦者情也命名取氏俱有深意

寶玉先到上房內問一見畫對卽不肯安歇描出一不願讀書孩子然後秦氏引入自己臥房是由淺入深法

叔叔不應在姪媳房裡睡略借嫵嫵口中說一句秦氏卽順口掃開用筆有深意又引起後文秦鍾秦氏房中畫聯陳設俱着意描寫其人可知非專侈華麗也

秦氏說神仙也可以住得引起警幻仙來

衆奶姆散去襲人等四丫鬟秦氏吩咐在簷下看猫此時秦氏理應出去陪侍賈母及邢王夫人書中並不敘及是深筆不是漏筆

警幻仙一賦不亞于巫女洛神

又副冊第一幅是晴雯金釧等二幅是襲人

副冊一幅是香菱卽英蓮

正冊一幅是林黛玉薛寶釵

第二幅是賈元春

第三幅是賈探春

第四幅是史湘雲

第五幅是妙玉

第六幅是賈迎春

第七幅是賈惜春

第八幅是王熙鳳

第九幅是巧姐

第十幅是李紈

第十一幅是秦氏鴛鴦其替身也

十二金釵正冊畫止十一幅黛玉是寶玉意中人寶

釵是寶玉鏡中人故同為一幅文法亦不板

寶玉入夢因在秦氏房中然無端入夢便覺無因故
託甯榮二公囑警幻仙點化之說既為後半埋根夢
亦有因而起

茶名千紅一窟酒名萬艷同杯言目前雖有千紅萬
艷日後總歸杯土一穴同是點化語不是贊仙家茶
酒

紅樓夢第一曲是總領

第二曲終身誤指薛寶釵

第三曲枉凝眉指林黛玉

第四曲恨無常指賈元春

第五曲分骨肉指賈探春

第六曲樂中悲指史湘雲

第七曲世難容指妙玉

第八曲喜冤家指賈迎春

第九曲虛花悟指賈惜春

第十曲聰明累指王熙鳳

第十一曲留餘慶指巧姐

第十二曲晚韶華指李紈

第十三曲好事終指秦氏

第十四曲飛鳥投林是總結

金釵十二人畫止十一幅曲則十四拍亦是變動法

意淫二字甚新

迷津難渡只有心如槁木死灰方免沉溺

第五回自為一段是寶玉初次幻夢將正冊十二金

釵及副冊又副冊二三妾婢點明全部情事俱已籠

罩在內而寶玉之情實亦從此而開是一部書之大

綱領

紅樓夢卷五終

紅樓夢卷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忒忒，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粘濕，嚇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

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眾奶娘了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越發

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件人寫起方妙卻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

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管着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

乃勸道姑爺你別嘔着我多嘴借們村庄人家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借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腳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踢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坑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纏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己跑到借們家裡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

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道這到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偕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疎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偕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

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偕們的腰還壯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道嘆約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

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腳去、倒還是捨了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常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担担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

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眾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裡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睬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腳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卻在家裡、你從這邊、選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着板兒、選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

頑要的物件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厮鬧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牆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

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卻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

紅樓夢
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裡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內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老老聽了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甯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纏不枉走這一遭

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裡話來俗語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裡費了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了頭來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別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

就這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紅小了頭回來說老太
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
了連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
偕們先等着去了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
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
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
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裡畧等一等自
己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
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
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

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
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
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
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了上正房台階紅小了頭打起了猩
紅羶簾紅終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
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
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啞嘴念佛而已於是引
他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
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紅讓了坐劉
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

紅樓夢
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了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們倒上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砣般一物，卻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恁用呢？正欲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唬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

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着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老老一巴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

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蹭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鈞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氈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線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袄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

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也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挽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總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更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

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
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
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
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
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
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
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
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
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現辦平
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

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
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着自來逛
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
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悄悄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
戚們情分周瑞家的便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
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
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爲
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卻不該說的
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
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

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脚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天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莫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老老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嬪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嬪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畧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嬪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嬪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

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裡也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鎖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拾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去、

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爲別的只因他爺娘在家裡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僭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那邊屋裡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

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躊躇囁嚅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

時想不到是有的。况我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石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睬，叫平兒把昨兒那

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到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到不會說，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

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文章有暗寫有明寫不便明寫者當暗寫寶玉於秦氏房中夢教雲雨是也不必暗寫者即明寫寶玉與襲人初試雲雨是也

秦氏房中如果夢中云云寶玉何必含羞又何必央求別告訴人寶玉說一言難盡又細說與襲人其情

其事躍然紙上

秦氏房中是寶玉初試雲雨與襲人偷試却是重演讀者勿被瞞過

按着秦氏房中之夢便寫與襲人試演可見寶玉一生淫亂皆從秦氏房中一睡而起

頭緒萬端真是無從說起借劉老老敘入不但文情閒逸且爲巧姐結果伏線

寫劉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門上問話周瑞家引進榮府看見服食陳設見王熙鳳說話活畫出一鄉裡老嫗到富貴人家光景真是寫生之筆

賈蓉借琉璃炕屏何必寫眉眼身材衣服冠帶作者自有深意鳳姐先假不允賈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給賈蓉出去又喚轉來鳳姐出神半日笑說罷了晚飯後你來再說這會子有人等語神情閃爍飄蕩慧眼人必當看破

